

冯伟林

花城出版社



“大中华佛国”的覆灭



“大中华佛国”的覆灭



粤新登字05号

“大中华佛国”的覆灭

冯伟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140,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948-8/I·852

定价 3.05元

内 容 提 要

1976年秋，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被人民政权镇压20余年的反动会道门“大中华佛国”死灰复燃，以李丕瑞为首的“佛国”遗老遗少四出秘密串联，发展组织，他们寻“后主”，选“娘娘”，搞“登基大典”，建立“护国军”……

报告文学集《“大中华佛国”的覆灭》，以生动的笔调实录近几年来湖南破获的多起大案要案，其中有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大中华佛国”，有效法“二王”持枪杀人的全国通缉犯，有震惊株洲的抢劫、强奸、纵火、杀人案……作品讴歌为人民伸张正义的公安干警，所记案例亦惊心动魄，读之如闻警钟长鸣。

作者原是一位公安战士，不久前才转业从事人事工作。书中所写的，多是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

序

袁授铭

我认识冯伟林算来有些年头了。起初知道他是一个诚实、勤奋的青年作家，后来又知道法制文学在他的作品中占了相当的分量。今天他将有关法制文学的作品结集出版，嘱我写几句话，面对这厚厚一叠文字，作者那张总是甜甜笑着的脸庞又浮现在我眼前。他的笑是腼腆而含蓄的。尽管已近而立之年，仍然腼腆而含蓄地笑着；他天生一副娃娃脸，我甚至以为他从来就没想过人间还有丑恶。这是我以前关于他的印象。读过他的作品后，发现他是很警觉地生活的。大概他希望笑得更甜美，费了不少的气力揭露、鞭笞社会的阴暗面，歌颂保卫我们生活的战士们。

由于他的成绩，曾被誉为“戴国徽的笔耕者”。听这称号，就可明白他曾经是一个公安人员；文中所叙种种，大都亲身经历，所以描述翔实、细腻，曲折而吸引人。但却不是一篇篇案情报告，作为文学作品，它告诉我们许多事实之外的东西。

人类用了几千年的奋斗来推翻神与偶像的统治，然而至今还有人在某个角落企图恢复神与偶像的权威。《“大中华佛国”的覆灭》虽然表面看来不过描述了一场荒诞可笑的闹剧的始终，其实切齿谴责了那种企图的卑劣和揭露了我们这块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土壤中还存在着的可怕的霉菌。在畸形、变态的“佛国”中发生的一切，不都在我们不同

的历史阶段中演示过么？“佛国”信徒的愚昧与虔诚，不正是我们过去的标本么？《雪夜下的罪恶》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堕落》不仅激发我们对罪恶的仇恨，更其重要的是它警醒我们对美与青春的佑护。私欲的膨胀常常破坏宁静的生活，而私欲膨胀的遏制与防范正是摆在每个公民面前的课题。《同恶魔的较量》、《千里擒凶记》等，不但情节曲折，可读性强，更可贵的是作者以饱满的笔墨生动地塑造了舍生忘死地维护人民利益的公安战士的群像。我们的生活多么需要这样的卫士啊。《刑侦队员手记》自然是笔者的工作日志，也是这集子中极好的文字，读来倍觉亲切，且叙事扣人心弦。

伟林作品很多，这里只是他一个方面的作品，也是他过去十年的辛勤汗水凝聚的收成。如今他工作在另外的战线上了，相信随着生活面的不断拓展，他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贡献出来。

目 录

“大中华佛国”的覆灭.....	1
为冤魂伸雪的法医.....	32
来自反盗指挥部的报告.....	44
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堕落.....	55
乞求“神水”的人.....	68
公安局长纪事.....	85
同恶魔打交道的人.....	93
孩子为何出走.....	100
公安部的“紧急通缉令”.....	103
雪夜罪恶.....	114
千里擒凶记.....	126
刑侦队员日记.....	136
烟草局新来的副主任.....	147
一个杀人团伙的覆灭.....	153
瓷城擒敌.....	166
“地下金钱帮”就擒记.....	175
孩子身后的黑手.....	177

一对恋人的悲剧.....	181
从“园丁”到罪犯.....	185
戴手铐的青年.....	188
白金杯历险记.....	193
收审所长和他的战友们.....	197
风雨兼程.....	210

“大中华佛国”的覆灭

曾猖獗于湖南醴陵、浏阳、江西萍乡交界之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大中华佛国”覆灭了。“皇帝”石金鑫以及大大小小的左丞右相和“皇后”、“妃子”们也一同落入了恢恢法网。

这是全国解放以来少见的要案。我随侦破此案功勋卓著的战友们，又一次徘徊在“佛国”的“皇宫”，踟躅于“臣民”的院落，凝视着“皇宫”内那一盏盏古老式样汤匙茶油灯一闪一灭的光亮，我想，皇帝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为什么偏偏有人重作皇帝幻梦，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开历史倒车呢？啊！阳光下也有阴影，阶级斗争在一个时期、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决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中华佛国”决不会立地成佛，也决不是一群愚昧之徒，而是兴风作浪的鬼蜮……

一、黑夜里，清潭桥村闪着幽灵般的“鬼火”

1976年的秋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这年9月，黑夜像被偌大的黑色帷幕笼罩了。山峦、田畴、村落都沉浸在夜色中。山村静极了，特别是这里——毛泽东主席

的故乡，他老人家去世，犹如巨星殒落，村里的大人小孩胸佩白花，眼挂泪痕，依偎在一起，仰望堂中的画像，思念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然而，在阴暗的角落里，有人却把伟人去世当成大乱天下的时机。

醴陵县黄沙乡的清潭桥村显得格外深沉寂静。村东头的一栋青砖瓦屋，门窗紧闭。里面有一个光着头、佝偻着背的老头子端着忽闪忽灭的煤油灯在堂屋的墙边移动。只见他取下一口活动砖，伸手从里面摸出一个牛皮纸包回到桌边，戴上老花眼镜，解开纸包，一本薄薄的、陈旧的《三期普渡历史大概十五章》映入他布满了血丝的眼帘，上面有一行歪歪曲曲的墨笔字：李丕瑞珍藏。

“三期普渡的出头之日快到了！”这个叫李丕瑞的老头子，用颤抖的手翻开《十五章》嚎叫起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打开门，走出屋，在漆黑的乡村小路上行走着，晚风把他记忆的窗帘掀开……

那是1933年9月，江南古镇湘潭十八总有一座古老宅院。宅子的两翼连接着一面高高的围墙，院门口，并排蹲着一对石狮，院子里，青砖铺地，房屋雕刻着古老的花纹。正厅内，有几盏青油灯，几炷香火，一个身着缎子衣的男人坐在屋的中央，接受一群男女虔诚的顶礼膜拜。慢慢地，只见那青油灯的火焰消失在苍穹的薄明的空虚中。

“妈妈，这个穿缎子衣的老头子是谁呀？”朝拜的人群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闪着一双童稚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一切。

“是顶盘老祖。”身边的一个妇女轻轻告诉他。

这就是童年的李丕瑞，是由其母报名加入“三期普渡”的最小道徒。他耳濡目染，渐渐知道了这一切的来历。原来在清朝光绪年间，湖南水灾严重，“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乎比比皆是。”正是这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大地主石振顺自称“燃灯古佛”再世，在湘潭创立了“三期普渡”道教，立了佛坛，请人写了《三期普渡历史大概十五章》作为入道必读的经书，传说入了道，能够使人在生时免除一切灾难，死可入天界仙游。人们为了消灾解难，纷纷入道。石振顺死后，其子石怀珍继承其父的衣钵当了道主，自谓转世的“顶盘老祖”。李丕瑞的父母为发展“三期普渡”作出了贡献，升了佛级，被道主封为“无尚王佛”和“清静王佛”。

“道主就是皇帝。”李丕瑞的母亲告诫其子：“你要认真读这本《十五章》，将来也可升佛级。”

李丕瑞捧着《十五章》，眼里升起神圣的光圈，充满了对“皇帝”的敬仰和崇拜。正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十五章》的熏陶，慢慢形成了他陈腐的、顽固的思想基础。

1947年，石怀珍的儿子石顶武成立了“大中华佛国”，自命为“皇帝”……

“汪”，一声狗叫，把李丕瑞从沉思中惊醒。他想着，牙齿咬得格格响。昏沉黑暗的夜色里，闪着 he 一双幽暗的眼睛。1953年，石“皇帝”以及他的忠实道徒阴谋颠覆人民政权被镇压了。当时，李丕瑞以守为攻，“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假惺惺地向政府写了保证书，登记退道。人民政府宽宏大量，没有追究他，希望他改过自新。但是，23年来，李丕瑞的住房虽三次搬迁，他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佛国”的经书，渴望有一天能使《十五章》重见天日。现在，天灾人祸频仍，唐山地震，河南大旱，湘江涨水，不是“三期普渡”出头，重建“佛国”的预兆吗？《十五章》上有一段话：“朱劫一到，刀兵水火齐来，尔等看血水成河，尸骨堆山，好不凄惨；刀兵一过，瘟劫又来，好不惊人，夫死路旁，妻卧房中，好不悲哀。”经书上注定了，共产党长不了啦！

想到这里，李丕瑞一阵狞笑。点燃一支烟。清潭桥村啊，闪着幽灵般的鬼火。

二、圆梦先生说：“李丕瑞呀，你做了个吉祥梦！”

高阔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一座大山后面，突然腾起飞起两条巨龙。两龙在李丕瑞的头顶上空缠绕周旋，上下腾游，龙身的闪闪鳞片不时把刺目的聚光射向他。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突然两龙分开，一条直上九天，飘然而去；一条掉头下落，激荡中直跌李丕瑞家门口的田里，倏忽隐去……

李丕瑞感到头上痒痒的，猛然睁开眼，原来睡在自家床上——做了一场梦。他不禁思绪万千，越想越觉得这个梦非同寻常。他推了推睡在身边的妻子沈月英。沈曾经也是“三期普渡”的道徒，她想了想，说：“你记得李臻仁吗？他是

三期普渡大经手李自通的儿子，只有他才会圆梦呢！”

“对，去找他。他文化好，要复国，也需要文丞。”

第二天清早，清潭桥村口的几株梧桐和苦楝树的叶子在疾风中纷纷凋落。李丕瑞踩着落叶从村子里走出来了。爬过几道山岗，横过了几条田埂，他喘着粗气，苍白的脸颊滴着虚汗。

前面的山湾里，炊烟袅袅，是个大屋场。李臻仁的家就在这里。李丕瑞正要往屋场走，突然，只听“汪汪”几声，一条大黄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朝他猛扑。他吓得连连后退。

“莫咬！”伴着沙哑的吼声，一个颀长干瘦的老头子拿根小竹竿从一栋石灰粉刷过的房子里走出来。

“哟，这不是臻仁吗？总算到你家了。”

“哎呀，是丕瑞，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李丕瑞被迎进堂屋，迎面就看见一张方桌上亮着一盏汤匙蘸油小灯，桌下有一堆黄纸已燃成灰烬。他的嘴角不觉浮上一丝阴冷的笑，说明了来意。李臻仁沉吟了半晌，挤着三根手指，偷偷地戳着他的耳朵说：“我也在盼望这一天，命中注定我们要干一番大事业了！”看来，这个曾于1953年因“三期普渡”复辟案被判刑五年的家伙，从未思量过悔过自新，更不用说悔过主祭制度，怀着铭心刻骨之恨。

李丕瑞在花特身旗太柜里拿出一本《五公经》，边翻边说：“上天的龙是先皇石顶武。落地的嘛，就落在你屋前的田。他既然落在你屋前的田

里，说明还需要你去辅助。哈哈，后主登了基，你我就是朝廷的开国功臣了！”

“可现在我们怎么办？”

“一边访主，一边把道友找拢来。”李臻仁“叭哒叭哒”地吸着旱烟，显得胸有成竹。

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两李”开始了访主觅友的行程。黄沙、洪源乡的阡陌小道上，他们在匆匆行走。伴着他们的身影，只有入“三期普渡”道才能消灾免祸之说在悄悄地流传开来……

三、曾家托的“齐天大圣”原来也是老道徒

距李臻仁家二十来里路远的地方有个曾家托。那里，有一棵像巨伞一样撑着的大樟树。老人说，那树是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的那年长出来的，饱经沧桑，枝繁叶茂。曾家托依仗大樟树的古老而出名。树边一栋小瓦屋里出了个能呼风唤雨、消灾免难、医治百病的“齐天大圣”，更使人们景仰不已。

传说这个“齐天大圣”很了不得，在江西莲花山里得道，仙佛命他来拯救人世，保“佛国”。李臻仁和李丕瑞听到这个消息，一商议，决定到曾家托去看看。

大樟树边，摆了张方桌，桌上竖着“佛”字牌位和一张手执金箍棒的孙悟空画像，一个穿青衣青裤、矮小结实的老头子像猴子似的围着桌子乱蹦乱跳，他瘦削的双颊，长瘦的下巴，露出青筋的双手捏着一炷香，口里念念有词。桌子

边，跪了一群男女。一阵凄凉的秋风吹过，老头子手中的香烟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升腾。大樟树啊，青青的叶片，显得灰蒙蒙。

“大圣赐水了，你们可有病医病，无病强身。”老头子跳了一阵后，从桌上端起一碗“圣水”，赐给每人喝了一口。

“这个‘大圣’不是曾广波吗？”人群后面的李臻仁指着赐“圣水”的老头子对李丕瑞说。

“嗯，是他。”李丕瑞还记得，曾广波也是老道徒，他的父亲曾纪藻当过“大中华佛国”的“无尚王佛”，1953年被人民政府判了无期徒刑，后来死在劳改农场。

真是同“病”相怜，一拍即合。曾广波一听到李丕瑞问起“三期普渡”的信息，便说：“真菩萨面前不烧假香，我假托‘齐天大圣’附体，在江西莲花山得道，意在使三期普渡深入人心。还有我老兄曾广淑，他也正盼望着建‘佛国’。”

“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呀！”曾广波的话音刚落，只见曾广淑把那些善男信女们朝贡的蒸鸡、熟鱼端进屋，斟上几杯酒。顿时，几个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听说‘佛国’的小经手王英其还活着，住在浏阳县的……，要不要把他请出来举事？”曾广淑提议。这个曾于……，1970年参与反动会道门复辟、1970年又因破坏国家……，先后三次被判刑的老道徒，装着一肚子坏水。

“我去请。”李丕瑞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四、李丕瑞访“友”到了浏阳大瑶山

几天后，李丕瑞来到浏阳县金刚乡的大山脚下。几经打听，他找到一栋绿荫掩映的茅屋前。一个白发稀疏、老态龙钟的老头子把他迎进屋，这人就是王英其。

李丕瑞问起“三期普渡”的信息，王英其的瞳仁跟着白眼珠子直打颤，说：“我这里保存了大中华佛国的经书。哎，我年纪大了，只能为你们跑跑腿。哦，对了，离这里不远有个大瑶乡，当过无尚王佛、对佛国忠心耿耿的钟源仁就住在那里。1951年石顶武皇帝为避难就藏在他家，现在他还立了个佛坛。你这次来访友，必须去找他。”

大瑶乡是个山区，周围的峰峦连绵起伏，道路险狭，灌木丛生，是个穷乡僻壤。这里的人虽不是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但至少与现代文明没有缘分。有人考察过，他们连普通的汽车也未曾见过，可是受到“三期普渡”道的愚弄却使人触目惊心，老道徒钟源仁在家里立了个佛坛，宣称“三期普渡”是世间唯一的主宰。每日香火不断，前来拜祭的这些人都是那样的虔诚。每次朝拜，钟源仁总要从骗取不少的贡品。难怪他的身子胖得像水桶，厚厚的嘴唇总是泛着油光。他保养得很好，圆大的前额还不曾有一丝勾纹。

这天，钟源仁架着二郎腿守在佛坛边，只见一个陌生的老头子走近佛坛，纳头便拜，口称“先皇，道徒李丕瑞在你灵前起誓，一定要为恢复‘佛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钟源仁听着听着，浑身一震，一把将李丕瑞扶起来。顿时，

魑魅魍魉，又沆瀣一气。

“真是无巧不成书。”钟源仁眨巴着眼睛，狡黠地说：

“我早两天也做了个吉祥梦，梦见仙佛要我扶持先皇石顶武家的婚事，为石家接后。今天你来得正好呀！”

“请喝茶。”说话间，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子从灶屋里走出来，她的脸庞瘦小而苍白，一双细小的眼睛是那样茫然。

“这是你儿媳妇？”李丕瑞接过茶。

“她是我女月香。”钟源仁说，“你说怪不怪，她早几天也做了个梦，一条龙伏在她身上，说是要木子为媒，把她嫁给石姓人家接后。”

钟源仁在打着如意算盘。他要把女儿嫁给石顶武的后人，到时候建立了“大中华佛国”，他就是皇帝的岳父——当朝太师了。钟源仁想到这里，说：“木子为媒，不就是要你李丕瑞当媒人吗？”

“是倒是，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先皇的后人呢？我访了这么久，还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李丕瑞故意显得为难的样子，他怕钟源仁以后做了皇帝的岳父，会不买他的帐。

“这不难。”钟源仁说：“先皇在时，我听说他有个表弟叫黄光绿，当过无尚王佛，家在株洲县的群丰乡。他那里或许还有石家后人的情况。找到了后主，凭你的功劳肯定要当宰相。”

李丕瑞飘飘然。从钟家出来，他心里在盘算着下一步的怎么走。